

一部儿童心灵成长史

——浅读许俊文长篇儿童小说《红蜻蜓，绿蝈蝈》

候朝晖



《红蜻蜓，绿蝈蝈》

许俊文 著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人到中年，虽然爱读书，但很少读关于儿童题材的作品，觉得童年于我，已经渐渐渺远。然而，最近读到《红蜻蜓，绿蝈蝈》竟欲罢不能，无法释卷。

这是著名散文家许俊文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儿童文学作品，甫一面世，便好评如潮。

小说的题材很平常，书写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皖东农村“豆村”的一群孩子生活、成长的经历和心路历程，是一部乡村儿童的心灵成长史。小说没有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、庞大恢宏的叙事结构、众多的人物形象，却有着震撼读者心灵的独特魅力。因为它具备：文学之美、成长之美、自然之美、人性之美。

文学之美首先体现在作品的结构精巧。小说以春夏秋冬的时序变化为主线，分四个板块娓娓道来，凸现在四季的轮回中，在一次次希冀与失落、欢乐与忧伤、兴奋与落寞的交替出现中，孩子们获得力量，坚强地成长，由稚嫩到成熟。变换的四季，每一次轮回，都孕育着新的希望。通篇脉络清晰，浑然天成。

其次是语言之美。虽然是小说，语言却诗意、灵动，文笔优美，童趣盎然。“此起彼伏的鸡鸣声把棉被一样的黑夜叫薄了，薄得像一块解冻时漂在水面的残冰。”“春天的太阳就像贪玩的孩子，迟迟不肯回家。禾禾和银行坐在塘埂上，看着西边红彤彤的夕阳一寸一寸地往下落，简直比蜗牛爬得还慢。”这样的句子，书中俯拾皆是。

成长之美不单纯描写孩子们身体的发育、年龄的增长，而是精雕细刻，着力记录他们的心灵成长史。这段成长史是曲折的、动态的。譬如，禾禾由当初的孤独、迷茫甚至有些怯弱，到后来的成熟、果敢、坚强；譬如，银行由以前的自私、霸道甚至有点乖戾到后来的乖巧、懂事、勤劳。还有喜鹊由委曲求全到奋力抗争，蓝灵由自命不凡到平易近人，等等。禾禾的变化除了他自身的敏感、聪慧，还得益于母亲和青大爷的言传身教。母亲和青大爷身上的朴实、善良、坚韧等优秀品质，对他起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。银行和蓝灵的变化则由于家庭的意外变故。所以说，有时候，苦难是最好的老师，挫折是宝贵的财富。庆幸的是，他们能自我疗伤，经受得住打击，走出家庭变故的阴影，从而变得心灵更成熟，人格更健全，性格更坚强。

自然之美体现在，小说的整个故事场景仿佛就是一幅优美绝伦的乡村风俗画卷。上世纪60年代皖东的“豆村”虽是一个小山村，虽然偏僻、贫穷，但风光优美，民风淳朴。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儿童，心性自然会受到熏陶。春天的早晨，曙色初露，万物苏醒，鸡犬相闻，各种动物的鸣叫声，“汇成一条潺潺流动的音乐小溪，怎么听怎么好听。”夏天里，“一个月牙儿叠着一个月牙儿”的梯田，咕咕呱呱、密如雨点的蛙鸣，起起落落觅食的白鹭，尤其是热风荡起一波一波金色的麦浪，“直把禾禾给看呆了”。秋天，宋奶奶为孙女蓝灵“叫魂”的场面，她教蓝灵认识各种庄稼的细节，孩子们偷枣子的情景，特别是“秋天的高粱地，那真叫个美呀！”冬天，孩子们堆雪人，夜晚围着火盆烤火、做作业、听“拉魂腔”；雪后，他们和其他师生一道去祭扫烈士陵园，“雪后柔和的阳光洒在纪念碑上，更衬托出它的挺拔巍峨，庄严肃穆”……这些自然环境的描写，就像是一幅幅生动、优美的画面，细致入微地展现了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的精神蜕变和心路历程。

小说最具魅力的要算作者所揭示的人性之美。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，自然离不开书写人性、揭示人性，尤其是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，让读者心灵受到震撼，灵魂得以洗涤。作为儿童文学作品，更应如此。因此，作者将生动、细腻的笔触深入到人性的层面、心灵的角落，以孩子的眼睛（心灵）感知、体验和捕捉美、呈现美，让每一粒文字都成为承载和传递美的载体。小说中揭示得最集中、突出的，我认为孩子们的善良、纯真，其次是正直、勇敢与坚韧。譬如，禾禾对身边所有人的友好、帮助，包括对银行的态度由敌视到宽容；譬如，伙伴们对喜鹊的同情、对得我的悲悯、对蓝灵的鼓励。在禾禾的眼里，“妈妈的声音总是轻轻的、柔柔的，像春天的牛毛雨，一样满含着温情。禾禾感觉到，自从爸爸死后，妈妈说话的声音更细、更轻了。”得了青大爷的咸鸭蛋，禾禾舍不得独吃，装在口袋里，回家后一切两半，自己只吃半个，把另一半放在妈妈的碗里。得我因病夭折时，禾禾他们提着装满红蜻蜓的笼子，轻手轻脚地走进我的小屋，打开笼子，“红蜻蜓纷纷飞出来，刹那间，得我的小屋全飞舞的红蜻蜓，似片片明丽的朝霞。它们飞累了，有的落在墙壁上，有的趴在窗棂和书桌上。在这个秋意渐浓的夜晚，得我的身边有九十九只红蜻蜓陪伴着，想必他不会孤独。”喜鹊离开豆村前夕，银行亲手生起一堆火，招呼喜鹊烤火时，“喜鹊不好意思拒绝，也不忍心拒绝，她蹲在火堆边象征性地暖一暖手便起身告辞了。是的，对于银行，她讨厌过，甚至鄙视和憎恶过，但是现在她从她心里把它们一笔勾销了，勾销得非常彻底。喜鹊想，在即将离开豆村时，能有人在寒风中为自己生一堆火取暖，自己将永远都不会忘记”。这样的笔触作品中随处可见，好比锋利的解剖刀，将人物的心灵解剖得淋漓尽致，同时把人物的心理刻画得纤毫毕现。

总而言之，《红蜻蜓，绿蝈蝈》将诗意的文字和诗意的人性完美地结合与统一。作品字里行间流动着诗意，洋溢着童趣，闪耀着人性的光辉，仿佛一泓人生源头的清泉，天然、纯净，照见成人世界失落的那些美好。它是一部不可多得优秀儿童文学作品，是一部值得追忆和纪念的儿童心灵成长史。

论丰子恺的佛系人生

——读《缘缘堂随笔》

余公

在不同的时间里读丰子恺，感觉是不同的。酷暑的时候读几篇，很清凉；严冬里读几篇，却有暖意。

丰子恺的文风和画风，和他的信仰是分不开的。他是弘一法师的在家弟子，弘一法师是南山律宗第十一代传人，他肯定要遵守佛教最基本的五戒，这其中就不妄语戒，不能说假话，不能花言巧语，不能蛊惑人心，也不能说修饰过度的漂亮话。这样看来，这条戒律对写文章似乎有不少羁绊。

然而这种“约束”似乎正符合丰子恺的性情。人的情绪总有波动，有时沮丧，写出的文字没有生气；有时激动，写出的文字容易浮夸，有了这种约束，丰子恺在写文章或画画的时候，就可以时时观照自己的心，保持本真的状态，这样的心境用阿姜茶的话形容就是“静止的流水”，其实就是平常心。平常心是道，平常心是文章。

丰子恺有过许多苦难生活的经历，这种经历对任何人都都是考验。生活下去或者不，继续温柔或者不，继续站着或者不。生存或者毁灭，这永远都是一个问。无论什么境遇，人们该如何安顿那颗心？丰子恺正是用平常心安顿自己。他写文章，是为了记录，也是为了检查自己的心。

《缘缘堂随笔》开篇就写《忆儿时》三篇，每一篇都详细记录儿时的快乐，而每一篇，都以忏悔结束。其实忏悔是这部《缘缘堂随笔》的基调，不仅对乐事忏悔，也对苦事忏悔。《阿难》里早产的儿子，《伯豪之死》中出了意外的老同学，《还我缘缘堂》中新屋被战火焚毁，乃至《白象》中爱猫之死，这些都是苦事，我们一般因为逃避而不愿意仔细回想苦事，但丰子恺没有回避苦事，他写得非常详细。苦乐都不能净化人心，他要的不是快乐，也不是痛苦。应如叔本华所说：理性的人寻求的不是快乐，而是没有痛苦。

忏悔当然不是痛哭流涕地跟过去道别。在丰子恺，忏悔更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是返回平常心的必要手段。他的大部分作品，只是忠实于心的记述，因此显得简朴而舒服，不驰求，不向人证明。《我的苦学经历》《学画回忆》《陋巷》《忆弟》《忆母亲》等都是这

样不悲不喜的叙述，也有同人物的交往，有《我与弘一法师》《悼夏丐尊先生》《访梅兰芳》等。丰子恺把人事都在心中过一遍，用忏悔之心检视一遍。

《缘缘堂随笔》除了忏悔的基调，还有“热爱”这样一个底蕴。丰子恺的热爱，是从平常心而来的爱，是从普遍的同情心得来的爱，而不是从欲望中得来的爱。这样的丰子恺，是一个有童真之心的丰子恺。

丰子恺的文章，有儿童天真的内核。他自己就认为，儿童是天真的艺术家。很少有艺术家创作如此多的儿童形象，之所以如此，他希望用儿童的眼睛和心描绘世界。《作父亲》中写孩子们希望得到雏鸡的情景，他细细描绘，全心与孩子们一起经历整个事件。《儿女》中写主动与一群燕子似的儿女分别的四个月，反而全面检视了一遍自己与他们的关系：在人间与我因缘分最深的儿童，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、星辰、艺术同等的地位。

他的这种童真之心，也是他的艺术特质。《沙坪小屋的鹅》写在躲避战乱期间，养了一只大白鹅，他完全以孩子的目光观察这样一只鹅，那种趣味和琐细，是成人的目光看不到的。《白象》写两只小猫卧在他的脚上，像是脚上长了猫。《鸭子》写他准备带着他的两只鸭子，坐上轮船，穿过巴峡巫峡，一同回到故乡。可以说他所有的作品，都从此生发而来。《我与弘一法师》读来如好友坐在对面说话。就连逃难的生活也写得新鲜，毫无苦涩。当然，他爱的不是苦难本身，而是当不能回避苦难的时候，仍然选择热爱。



《缘缘堂随笔》

丰子恺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